

將曙幽暗

黎明將臨，大地愈現黑暗。黑暗權勢的統治，看不見盡頭。明天的盼望，永遠被吞噬了！
就在王冠正迎近時，大衛的頭，轉趨相反方向。

大衛心裏說：“必有一日我死在掃羅手裏。不如逃奔非利士地去，掃羅見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內，就必絕望，不再尋索我；這樣我可以脫離他的手。”於是大衛起身，和跟隨他的六百人，投奔迦特王瑪俄的兒子亞吉去了。（撒下二七:1, 2）

在那個時代，邊鄙地區的小國之間，並沒有清楚的界識。大衛脫離掃羅的勢力範圍，覺得是海闊天空！但不久後，就感受有無形的壓力，仿佛是觸摸得到的，似乎是在囚籠之中，怎麼樣都不得自由！

耶和華的受膏者，一世之雄大衛，竟然淪落為非利士城邦王的“僕人”，仰人鼻息生活（二七:5）。好在亞吉王不曾拒絕收容他；也許，那通行沒有原則的原則是“敵人的敵人，就是我的朋友”；大衛的驍勇善戰，沒有誰可以懷疑，對其擴張勢力，必要時可有用。但寄人籬下，自己不能稱王，得卑辭奴顏，以討取王的歡喜，“將洗革拉賜給他，因此洗革拉屬於猶大王，直到今日。”（二七:6）得之未足為榮。

為了換得十六個月的苟安，行事為人真箇變得像是幽暗之子。而且泥淖越陷越深——“大衛和跟隨他的人上去，侵奪基述人，基色人，亞瑪力人之地。這幾族歷來住在那裏，從書珥直到埃及。”他逾越了光明與黑暗的界線。

可惜偉大的大衛，不是以堂堂之師，正大光明的進行征伐，而是像流氓幫派的“侵奪”；而且因為內心有愧，殘忍的“無論男女都沒有留下一個”，婦孺盡滅，不留活口，是低於當時戰爭規律的行爲；只是在非利士王面前，為了掩蓋自己的劣跡，不得不這樣作；還需要加上謊稱是侵掠本族“猶大的南方”（二七:7-12）！虧得亞吉不加覈察，就相信了他的話，坐實他確實就是那樣的人——主耶穌宣告：不必頭上生角，腳趾分歧，屠殺，謊言，正是足夠的證據，是那惡者之子不可磨滅的印記（約八:44）。

一年多，常作這種事！這好牧人大衛，誠實正直的心，仁愛溫和的心，臨到殺人害命，即使是出於正義，也總是下不得手；現在為了生存的選擇，必須得屠殺無辜，該會給自己留下多少傷痕！這些都是光明之子在真理上妥協，所必須付的代價。

大衛應該感受得到，在哈基拉山野，年老的掃羅，一再的呼喚：“我兒大衛！”“我兒大衛！”這樣親切的呼喚，絕不是裝得出來的。掃羅也是人。在清醒的時候，老人家像是有說不出的蒼涼，孤單。兒子們不在身邊，他不能不想到與曾是女婿大衛的關係。大女兒米拉，是親口許過大衛的；還未過門，就另給了更合自己心意的人。二女兒米甲，是大衛用二百非利士人陽皮聘得的一當然是出於她父親的設計；不過，後來發現這政治工具的婚姻，女兒竟然真愛大衛！自己發明的怪異邏輯：愛丈夫必然是不愛父親，這是難以忍受的。這只是給作父親的，多一個逐出女婿的理由；然後，不屑徵求當事人的意見，像丟棄敝破的靸鞋，單由在寶座上的王，任意指定，把她隨意嫁給了拉億的兒子帕鐵(二五:44)！

聽到掃羅的呼喚：“我兒大衛！願你得福！”這多麼像落在水裏將遭溺斃的人，抓住一片浮萍的悲喊。那個老人最後的語聲：“你必作大事，也必得勝！”只是一個老人的祝願，從他的口中吐出，卻是多麼不容易！倔强自負的老人，風霜之髮早鶴，名利之手已龜；卻發現自己平生致力奮鬥的，都不過是小事，小人的事；最難承認的是，換回被收繳的槍和水瓶，鬥爭必須撒手：“你必得勝！”

大衛啊！你記得嗎？對手既然認輸了，你卻是逃離現場，逃個甚麼？奇怪的愚昧！只因不肯再相信一次，這個精神失常的老人真誠。

懊悔的日子，是漫長的。大衛想到約拿單，那結盟的兄長。每走一步，就離故土更遠一步，也離開更遠一步。

還留下作繭自縛的結果：“亞吉信了大衛。”一個外國君王的信任。按照語音的規律，是誠實人訂的一即使是出於假意的承諾，在非起誓的情況下，既然得到人家真誠信任，仍然負有履行的義務。這樣，以色列未來的王，難道可以“勾結外國，圖謀背叛本國”？大衛將要面臨如此問題，將如何解決？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